



著作：佛理论集

佛陀的教诫与启导

凡佛弟子，首要的任务，应是研究佛法，理解教义，认识佛教的真理；尤须尊重佛陀的教诫，对佛陀化导的言教，生起正知正见的信仰，对佛陀教诫的规律，能如法实行践履，把身心溶冶於佛法中，生命奉献给佛教。如阿难尊者说的「将此身心奉尘刹，是则名为报佛恩」。这样，能解行相应，福慧双修，才配称为名符其实的佛弟子，才能把佛陀的教育，佛教自他两利的宗趣，发扬光大，揭示於世界人类，使大众蒙受佛法的利益，影向人心向善，促进社会繁荣，世界和乐！

佛法深广，浩如烟海，言其深，难穷底蕴；言其广，茫无涯。行者的内证境界，语言不及，心行处灭。法华所谓「唯佛与佛，乃能究尽诸法实相」。「诸法从本来，常是寂灭相，不可以言宣」。但为随顺机宜方便说法，就有千差万别的法门。梵网所谓：诸佛教门无量，如梵天宫殿的罗网，珠珠相映，光光无尽。然演绎之固有无量教门，今归纳其内容，亦不出三种教诫，即言教、身教、心教而已。

一、言教的开导

言教、是指释尊为利益众生，方便宣说的教法；在性质上，佛法的至理，本自离言绝相，不落思量拟议，惟证方知，如人饮水，只能自知冷暖，无法向人表达。禅宗所谓「不立文字，教外别传，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」。或「向上一著，千圣不传」。所以现在说有无量法门，种种差别，这都是方便施設，从法相上说有言教，法性的本体，毕竟皆空，不可思议，是了无可说的。

复次、佛法有能诠的教法，所诠的教理。所诠的义理，在世谛上，尚有言说；在胜义谛上，亦是不可言说的，惟有赖能诠的教法，略以表达所诠的义理而已。能诠的教法，释尊从音声语言上表达出来的，不出三藏十二分教。三藏是经藏、律藏、论藏。经之梵语为「修多罗」、或「素览」，义为契经。契是契合相符，即指释尊所说的言教，上契诸佛的教理，下合众生之根机。律的梵语为「奈耶」，义译为「灭」，即依戒律修持，可以灭除三业的罪垢，获得清淨的解脱。亦译「清凉」，即依律修行，灭除三惑烦恼的心火，而得三学定水的清凉。这都是佛为四众弟子所订制的教规，是教团生活的准绳。论的梵语为「阿毘舍」，义译「对法」，是对出世的涅槃法，而知有世间的生死法，应修习佛法，断生死烦恼而趣涅槃解脱。亦译「无比法」，是指无上菩提清淨的无漏法，不是轮回生死的杂染有漏法可以比拟的，世间是无法可以和它相比的。

十二分教、即把经律论三藏的内容义理，分作十二部分来讲，亦名十二部经：

1. 修多罗：义译「法本」，依文章的体裁言，大约如散文、亦如长行。
2. 只夜：义译「重颂」，在长行後重说一番的偈颂。
3. 伽陀：义译「孤起」，即没有长行，突然以偈颂孤起，全经皆用偈颂的体裁。
4. 尼陀那：义译「因缘」，说一些人或事的始末因缘。
5. 伊帝目多：义译「本事」，说佛弟子一生多生的历史掌故。
6. 多伽：义译「本生」，佛说自己过去在因地中多生多世修道弘法的因缘和历史事迹。
7. 阿达磨：义译「未曾有」，所说妙义，闻所未闻，言所未言，得未曾有。
8. 阿波陀那：义译「譬喻」，以喻为比，寓法於喻中。
9. 优波提舍：义译「议论」，有经以论议为主题，收集成册。

10. 优陀那：义译「无问自说」，佛为众生作不请之友，机缘到时，不请而说的经典，如阿弥陀经等是。

11. 和伽罗：义译「授记」，即佛授众生必定成佛的记载等经文。

12. 佛略：义译「方广」，即说方等大乘教理，普利大众。约广义说，上列三藏十二分教，都是释尊一生所说的言教，约狭义说，三藏不出三学：经论定学，以从文入观，可以得定。如智者大师诵法华经入定，可以「亲见灵山一会，俨然未散」。律论戒学，防非止恶，可令生善。论论慧学，论辩义理，可生智慧。这样、三藏教法，依之修学。伏断根随二惑，可以开发无漏三学，断惑证真，达致学佛离苦得乐的目标。故灵芝律师说：「律论戒学，犹如捉贼；经论定学，犹如缚贼；论论慧学，犹如杀贼」。足见在言教中的三无漏学，对于学佛修行的重要性。

佛陀一生所说的言教，由浅至深，可以别为五乘教法。五乘教法，是全部佛法的概要，不暇繁述，列表如下：

当代太虚大师，研究佛法的心得，认为佛陀的一代时教，可判为三类佛法，即五乘共法、三乘共法、大乘不共法。他把人天乘法，判为五乘共法，因为五戒十善，为五乘人所共同修学的基本善法。而且在说人天教的提谓经中，亦有劝人发阿耨菩提心的语意，更可证明为大小乘人所共修的法门。他把声闻缘觉二乘法，判为三乘共法，因四谛和十二因缘，亦是根本法轮所转教法，不但为二乘人所共修学，亦应为大乘菩萨所共修学。发菩萨心的人，不先修四谛和十二因缘的基层佛法，也不能躐等证到大乘特殊法。如建筑五层楼，如不先建筑下面的三层，则上面的二层楼成为空中楼阁，也是建不成的。并且在小乘阿笈摩经中，亦有说到「众生爱阿赖耶、乐阿赖耶」等大乘法语，阿赖耶是第八识，大乘法中才说到，小乘法是只说到六识为止的。今小乘经中既具大乘教义，而且也有劝众生发「阿耨菩提」的大乘意向，更应为大小乘所共学的言教了。至于把菩萨乘判为大乘不共法，因六度万行，四摄四等，都是大乘菩萨所修的特殊法，非人天二乘所及，不与相共，故判大乘法为不共的特法。

太虚大师一生不但弘扬大乘法，同时亦弘人乘法，提倡人生佛教，劝人修学佛法，应发菩提心，从人乘直趣佛道，不必经过天乘的神化，耽乐和二乘的枯寂、厌世的曲径、多转弯子，走了不必要的小路，反而拉长了自己学佛的时间，往来天上人间，三途恶趣轮回，从迷入迷，耽误了自己的前程！

虚大师佛教三法如表，（表中虚线……是表相通义）：

二、身教的实践

言教的教，是圣者益众的语言，身教是依法力行的修学。佛学是实践道德的学问，须要言教与身教兼顾，解理和行持并重，才是福慧双修；不然，只有言教而无身教，则如说食不饱，毫无实益，等于普通不切实际的空理空论一样。有些学者，把佛法当作学问研究，就会失去了实际的修学。同时佛教若只有身教而无言教，那就偏于实理的一边，亦会走错邪径，易入盲修瞎练的一途，会遭遇丧法身、失慧命的危险！

佛教有七众弟子，各有别解脱戒，就是每种弟子修行的不同戒法，也是及身而试的身教。

佛陀一生，不但以讲经说法的言教教人，亦以自己身体力行的身教，示范于人。他的身教是多方面的，自出家参访学道，以至成道泥洹，莫不是言教与身教并重，解行与福慧双修。今就佛陀把身教表现于人事、学问、教化、戒行的各方面，约略提出几点研讨之

1. 富贵学佛不难

四十二章经中有一章，列出学佛有二十种难，其中有一种是「富贵学佛难」。因富贵的人家，生

活优裕，爱好享受，样样如意，事事现成，衣食住行穷极奢华，纸醉金迷乐而忘返，人间便是天堂，何必往生净土？所以富贵虽好，却成为学佛的障碍；可是佛陀虽然出生在富贵的宫庭，生长在繁华的环境中，而这些富贵繁华，却障碍不了他学佛的心愿。他为悉达多太子，出生於西历纪元前六二四年，是净饭王的独生子，将来能继承皇位，可以「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」，可是他因观察人生的真相甚为透彻，对于富贵荣华，视若无睹，在青年的时候，便不留恋贵族的生活和荣誉的高位，也不贪恋娇妻美妾，毅然离开王宫，出家求道，脱离五欲的淤泥，跳出美人醇酒的难关，实是给予世俗一般富贵荣华的人，或认为「富贵学佛难」的人，莫大的启示和鼓励！

2. 追求学问示范

古代的印度，地处热带，物产丰富，衣食自然，人民生活优裕，不需要多事劳作，头脑多向精神方面拓展，因此宗教哲学的思想特别发达，各人对人生宇宙的看法，各有一套学术理论和见解，都是持之有因，言之成理。所以当时印度宗教学的派系，竟达至九十六种、或六十二见之多。

悉达多太子，七岁读书，十岁学艺，允文允武，聪颖过人。一次出游郊野，看见农民春耕，犁锄过处，残肢断臂，惨不忍睹。又见飞禽争啄，弱肉强食，互相残害，悲伤无已！更见强抛生人入大火坑，把他活活烧死祭神，都是残忍无道，惨绝人寰，忧伤在心，闷闷不乐。为了解救人生社会许多不平的问题，终于夜半城，出家钻研学问，追求真理；可是穿云踏月，爬山过岭，在苦行林区访问许多婆罗门教的学者，终解决不了人生离苦得乐的问题。如他访问当时最负盛名的宗教师阿罗迦兰，请教人生离苦得乐问题。只答以「远离爱欲，摄心静修，安住无我的境界，从此进入四禅以至非非想处的寂定，便可解脱生老病死，离苦得乐」。问他那最高的寂定境界到底是有我呢？还是无我呢？有我即爱欲未舍，心何能寂？无我便同木石，尚有何乐？即使有乐，亦不知谁在受乐？阿罗迦兰竟不能答，自叹不如。因此，他认为这些以修苦行希求生天的行径，都不是究竟离苦得乐的方法。求人不如求己，后来他只好反求诸己，寻根探源，找出脱苦的办法。从这些地方来看，可知他修学认真的精神，与勇往直前的毅力，在作学问上以身作则，追求真理，不畏困难，不辞劳悴，这种钻坚研微的态度，给予后世求法的佛教青年，又是一种无限的启示。

3. 破除森严阶级

印度自古相传梵天生四姓：从梵天的口生婆罗门族，臂生刹帝利族，脐生吠舍族，脚生首陀罗族。贵族的婆罗门为特殊阶级，操纵人民生杀的特权，社会阶级森严，牢不可破。他们靠了一部摩奴(MANU)法典，假托神权，造成政教混合的法制，提高自己的权威和横暴，虐待人民。如四吠陀说：「从那罗延天脐生大莲花，从大莲花生梵天王祖公。从梵天祖公口生婆罗门族(Brahmand)，最尊最贵，掌理人民的教化；从梵天王两臂生刹帝利族(Ksatriya)，尊贵次之，掌理国家的政事；从梵天王两脚生吠舍(Vaicya)族，成为普通商民，已无尊贵可言；从梵天王两脚底生首陀罗(Sudra)族，成为农奴，最为下贱。社会四姓阶级森严的壁垒，就是这样建筑起来的；下二姓贱族不能与上二姓贵族通婚丧、庆吊、教育等事，使他们在暗无天日中过不合理的生活。

佛陀为太子时，生性仁慈，普爱百姓，看不惯这种无人性的不合理的制度与生活，所以逼得他要出家，追求平等的真理，来解救社会民众不平等的痛苦生活，终于决然毅然地抛妻别子，放弃宫庭中的荣华富贵，去云游学道，找寻人生真理的救星，作为觉世利人的资本。这又是他的以身作则，为社会阶级革命而奋不顾身，苦其筋骨，劳其神志，刻苦修持，直至明心见性，发现众生本性平等，人人皆可以作佛。宣示这生佛平等的真理，打破四姓阶级，在佛法中更无「贱民」、「奴隶」这些不雅的名辞存在了。

4. 争取和平力量

据印度历史的记载，当佛陀时代的印度，小国的纷争，强邻的压境，社会混乱，难得和平。好似我们中国的春秋战国，战祸频仍，连年不休，人民的困苦，达於顶点。迦 罗卫国是一个小国家，内有四姓阶级的专横，外多强邻的侵扰，要想安内攘外，来争取和平，实在不是一时的力量可以做到；然而转个念头想到印度人民的特点，多是倾向宗教信仰，唯有利用这一 宗教信仰的特长，组织一个庞大进步的宗教集团，争取宗教联络的强大力量，才能控制政治，实践道德，推动世界大同，众生平等的社会理想，才能解决世界纷争的 局面，而获得整个世界全面的和平。在这种情形之下，佛陀後来奔走恒河两岸，大声疾呼佛教慈悲的教义，争取千万人的同情和摄化，到佛教全盛时期，也就是印度 民族大团结、大和平的时候了。

佛陀身教的施行，是多方面的；从佛教文化的宣扬，王道德政的推广，由自己身体力行做出来，精诚所致，金石为开，不但反对他的婆罗门教徒，完全摄伏归投在佛 陀的慈悲旗帜下，信仰其他各种不同宗教的人民，亦溶化於佛法大海中，风平浪静，而过其安宁和乐之生活了。

5. 体验佛法真理

佛法的真理，本来如此，佛出世和未出世时，是一样清净寂灭。正如法华经方便品说：「诸法从本来，常是寂灭相，不可以言辞，除佛方便说」。但终由於佛陀的践之履之，身体力行的修习，才把本来清净，自性寂灭的理性发现出来，即所谓「明心见性」。从明心见性，又说出性地的法门，使众生了解佛法的理趣，人生的因果意义。

佛陀从证悟的心得，首先揭发四圣谛的真理，是人生根本的佛法，也是原始佛法的中心。由於四谛教法，而阐明人生世间出世间的原理：一是苦谛，说明今生的苦 果，包括三苦八苦，无量诸苦；二是集谛，说明过去招集烦恼的业因，包括惑业二法。由惑业之恶因，招感人生苦报，这是世间法的因果。三是灭谛，即灭除惑业所得的涅槃；四是道谛，由於修道之因，才达涅槃之果。这是出世佛法的因果。学佛发心，先明因果，所谓「知苦断集，慕灭修道」，才能断惑证真，不受後有。佛说四谛的时候，有三转——示相转、劝修转、作证转的三转十二行法轮。尤其是「作证转」，是佛陀向修行的人保证，我已身体力行，由修证而得果，只要大家照我的方法，作身教的实践，同样地可以证果的；反之，没有身教的修养，是如说食不饱，空花 无果的。可知言教虽然重要，而身教是比言教更为重要。

四谛法，是佛陀修行亲自体验实证的道理，人生的善恶的因果，是真实不虚，毫无伪借；也是最根本的佛法，以後种种直说、横说、演绎说、 归纳说，都离不开四谛的根本法轮。

6. 树立根本教团

佛教的教团，是依律仪而建立的。佛初成道说法，僧众不多，而且多是清净健全的尊者，所以尚未施设严厉的律法与条规。大约在游化十三年後，佛徒渐多，龙蛇混杂，良莠不齐，佛陀开始严整地依律仪制戒规，建立健全的僧团。这些规法不但全体僧众共同遵守，就是佛陀自己也以身作则示范，起了带头的作用。佛自己常说：「我在僧数中」，即佛自己以僧自居，并不在僧数以外，平日生活起居以及衣食住的享受，都与僧众弟子一样。有一次，佛的姨母波 波提，花费了很多财物和时间，亲手织成一件金缕衣，恭恭敬敬拿去献给佛陀受用，佛接受了转给大迦叶。姨母说：我花了如许心血，制成这件金缕衣，为何你不接我的感情呢？佛向姨母说：供养我，易为亲情所限，功德不大，若转供养迦叶，功德还要更大，因她不为母子的恩爱所牵，就运心平等，清净无瑕，不著情见，离相供施，自然功德更大了。

自从佛陀建立了清净的教团，皈依佛教的信徒，或出家的徒众亦渐渐多起来，佛便亲任教诫，常与弟子宣说四谛因缘的教义，每日指导他们受 学戒定慧的三无漏学，证阿罗汉果的人，亦日多一

日。佛并命他们出门行化，深入社会各阶层，广大地摄化一般人民舍恶行善，共沐佛化，於是使佛教给予社会起了很大的启示和作用。如摩竭陀等许多大国，举国上下都归信佛教，不论贫穷富贵，都是佛门弟子，一律平等。上自国王大臣，下至首陀罗的奴隶，莫不从化，成为佛徒，那不平等的阶级，虽不加废止，但无形中也不存在了。

想到佛诞生时，指天指地，说是「天上天下，唯我独尊」，偌大的口气，都以为他是极为高傲的人物，其实这个我是佛性大我，人人具有，人人皆可成为独尊的；到佛成了正觉之後，犹说我在僧数中，不过是一个普通僧人吧了。可见佛法本性平等的教理，佛陀已在身教中实现出来。

7. 持戒认真谦抑

普通一般人，不论在学问或道德，自己学了一点功夫，都以为自己很了不起，不是气势凌人，就是孤芳自高，不与众人为伍。佛陀却是不然，对于自己修学进德的持戒，非常认真而不松弛，对于一切贫富智愚的人，却是非常谦抑自己，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和过人的地方。佛陀本来已是一位成功的圣者，戒定慧三无漏学早已圆具，所谓「那伽常在定，无有不定时」，定从戒生，慧自定发，有定慧自然已具戒了。可见佛陀从身教上表现出来的，终是谦抑自己，认为自己亦有过失，绝不会高明过任何人。这种谦怀若谷的态度，在律典中是常见不鲜的，可见佛陀是常以身教示化人的。

在增壹阿含经中说：佛陀有一次在自恣会上，很谦恭和蔼地离开本座，转坐在草地上向大众比丘说：「我对你们大众有无犯下过失？我的思想、语言、行为都有过失否？你们如有发觉，尽量检举和批判！」如此问了三次，无人出声，舍利弗起来代表大众发言：「佛的思想、语言、行为都无过失。因世尊慈愍一切众生，明白宇宙真理，人生真相，是冥盲众生的眼目，病苦众生的医生。所思、所作、所言、所行、无一不是为利益众生，那有甚么过失啦！」一个无上正觉，僧团领袖，能虚心下气接受弟子们批评，不是慈悲具足、虚怀若谷的人，是做不到的。这是佛陀自己的身教，亦是示范给后世弟子做榜样的。

8. 神圣不弃粗工

佛陀在家贵为太子，出家修道成功，成为人天之师，三界称尊，是非常伟大神圣的人物；可是他的日常生活，清心寡欲，没有嗜好，比普通人还来得平常，人家能吃的东西他亦吃，人家做的粗事他亦做，实际所为，不尚空谈。在经律中有记载的事实，可以提出几件来谈谈：

A. 佛自扫地除污：如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云：「世尊在逝多林，见地不净，即自执慧，欲扫林中。时舍利子、大目犍连、大迦叶、阿难陀等诸大声闻见是事已，悉皆执慧，共扫园林。扫完地，佛告诸比丘，扫地有五胜利：一者自心清净、二者令他心净、三者诸天欢喜、四者习端正业、五者命终生天」。感动了许多弟子跟著学习。

B. 抬人与汲水：在五分律中佛说制酒戒缘起，因婆伽陀比丘降龙後醉酒失态，衣钵零乱，纵横狼藉，佛与阿难把他抬到井边，佛自汲水，阿难洗之。

C. 为病僧洗不净：四分律云：「世尊即扶病比丘起，拭身不净，拭已洗之；洗已复为浣补晒乾。有故坏卧草弃之。扫除住处，以泥浆涂好，极令清净；更敷新草，并敷一衣，还安卧病比丘，以一衣复上」。这要比慈母看护爱子还要亲切。

D. 为盲比丘穿针：比丘年老眼昏，自补破衲，未能以线穿针孔，乃叹息道：谁能为我穿针呢？适佛经过闻之，即说：我为汝穿针。

E. 修理房屋门楣：佛曾自己修理房屋，似做泥水匠与木匠。十诵律云：「佛在阿罗毗国，见寺门楣损，乃自修之」。

F. 佛为弟子裁衣：中阿含经云：「佛亲为阿那律裁三衣；诸比丘同时为合，即成」。出家人要能运用三把刀，即会切菜的菜刀，会剃头的剃刀，为裁衣的剪刀。佛 会做裁缝师，则剃头，切菜是更容易了。

佛从贵族出身，不自矜高贵，能与弟子共同劳动，以身作则，从平凡处见到他的高深处，真是值得我们学习。

9. 僧非游手好闲

普通人多以为出家学佛的人，是游手好闲，无所事事的。所以现在有好多想出家学佛的人，未曾出家，先想学懒，以为出家衣食现成，不须劳作的。因此给人误会，出家人是游手好闲，不事生产的寄生虫。这种情形，不但现在有人如此说出家人是分利分子，早在佛世的时候，也已有人误解佛徒不事劳作了。

从前佛陀有一次游化农村，教化农夫，那些农夫自以为躬耕辛苦，就讥刺佛和弟子是游手好闲，说空话不作事的。佛陀就开示他们：你们不好以为自己躬耕辛苦，须知我们也和你们一样，每天都躬耕辛苦，不曾闲过一日。农夫不信，反问佛道：「你们亦会躬耕吗？真好笑，请问你的牛在那？甚么是你的犁？你铲的草在那裏？禾又种在何方？」佛笑而从容作答：「我就是一头忍辱负重的牛；精进是我的犁，耕除的是三毒无明的草，种在心田上的是智德美丽的禾」！农夫听了，颇有醒悟，才知道佛陀亦 是一位为修道、为度人的忙碌工作者。

促成人生社会的进步，可分为两方面来讲，一种是物质的建设，一种是精神的建设。精神建设是物质建设的工程师。由於精神上的工程计划，循著这计划来推动物质方面的建设，社会才会进步，文明才会拓展。佛陀 的宣扬道德、教育、文化的工作，就是从事精神上的耕耘，这要比在物质上的耕耘更为重要。孟子所谓「劳力不如劳心」，即劳心比劳力更重要。没有劳心的知识份子，世界的文化那有进步。佛陀就是文化知识的工作者、精神界的工程师，替人类建筑庄严美丽的灵魂。他一生在恒河两岸不断地奔走，宣扬佛教 文化，发展文明、身体力行、不休不息，勇於为人的牺牲精神，赢得千万人的同情与景仰，自有他的不朽价值！

10. 实践无相言教

在大乘金刚经中说佛陀「发最胜心」，要把一切众生都度入最高的涅槃，所谓「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」。这无余涅槃是约小乘罗汉所证 的最高境界。若约大乘经言，即是究竟无住的大般涅槃。故接上又说：「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，实无众生得灭度者」。这是从「最胜心」中 生出「无对待心」，因为证无住涅槃已是心无所住，远离空有二边，没有 了分别对待的执相，所以能做到灭度无量无数的众生，而不见有一个众生 为自己所灭度。这是一个甚深的境界，不可思议，难以表达的，而佛却从 身教中把它透露出来。

在巴利藏中部经第一四?经中，曾记载有一次佛在一个陶工家的棚屋 住过一夜。棚 屋 有一位青年的出家人，佛和他并不相识，但见他的仪 态举止，颇为可喜，佛就问他：「你是在谁人名下出家的？谁是你的导师 ？你服膺谁的教诫」？那青年比丘回答说：「有一位释迦种的後裔，离开 释迦族做出家人，声名远扬，已得阿罗汉果，觉行圆满，我是那位世尊名 下出家，他是我的师父，我服膺他的教诫」。佛又问他：「那位觉行圆满 的世尊，现在住在那?? 他答：「住在北方的舍卫国」。「你见过他吗 ？如果你见到他会认识吗」？「从来不曾见过，纵使见到他也不认识」。佛知道这青年是在自己名下出家的，但不透露自己的身份，只向他说：「我来将法传授给你，你留神听吧」。於是佛为这位青年讲了一部极为出色 的经典。这位名叫弗加沙的青年比丘听完经，恍然大悟，知道和他说的 ，正是佛陀。佛陀度了人，好像与没有度过人一样，这就是把「灭度无量 无数众生，而

实无众生得灭度者」的言教，从身教中表现了一部分出来了。

该经文又载：佛不但准许弟子们自由思考，他还宽大为怀，令人惊喜！有一次在那烂陀城有一位有名富有的居士，名优婆离。他是耆那教主摩诃罗的弟子。摩诃罗选派他去迎佛，意思要和佛辩论有关业报理论的某些问题，想将佛击败，因在这些观点上，佛的观点与耆那教有所不同。可是出乎意料的，讨论结果，优婆离却相信佛的观点是对的，他老师的看法反而错了。就求佛收他为弟子。佛叫他不要急于作决定，要慎重考虑一番，因为「像你这样有名望的人，考虑是要紧的」。当优婆离再度表示他的愿望时，佛反而要求他继续恭敬供养他以前的宗教导师，一如往昔。在这个故事？佛把无住、无相、无执、无我的言教，都从自己的身教中表现出来。

三、心教的启导

佛教把一切诸法，分为色法与心法，而重视心法，谓之心教；因心法属于内在，色法属于外境，一切外境，都由内心产生。楞伽经说：「心生则一切法生，心灭则一切法灭」。这正是：「佛说一切法，为明一切心，若无一切心，何来一切法」，佛教以心法为重，诸法皆从心起，故谓之内学；而把世间一切诸法，从外境说起的，皆谓之外学。禅家说：「有物先天地，无形本寂寥，能为万能主，不逐四时凋」。祖师说：「三点如星列，一钩似月斜，披毛从此出，成佛也由它」。皆言心教对于佛教之重要性；盖从诸法缘起来说，十法界众生，都从缘而起，从染缘而起则生六凡法界，从净缘而起则生四圣法界，法界缘起，诸法惟心，故华严从一真法界缘起而生一切诸法，所谓「无不从此法界流，无不还归此法界」。从这个观点说，则知心教比言教身教尤为重要，以言教从身口而说，而所说之法，无不从佛陀之大悲心中流露出来。今引述诸经论的圣教量，以证明心教在佛教中的重要性。

1. 唯识学的万法唯心

宇宙诸法，不出色心二法，而一切色法，都由心法变现，以心法为主因，色法只是附属品，此意前已言之。华严经开宗明义，就说「三界唯心，万法唯识」。解深密经则说：「诸法众缘生，唯识现」。百法明门论则说内在的心法是「一切最胜」，其他一切诸法都是附属于心，属于心之所有。这与世间唯物论的外向逐物，而忘其心为根本，轻重倒置，全异其趣。

2. 涅槃经的以心传心

佛法有两种，即证法与教法。涅槃经从证法方面说：昔年灵山会上世尊拈花，迦叶微笑，当时世尊说：「吾有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，实相无相，微妙法门，教外别传，不立文字，付嘱摩诃迦叶」。这无相的证法，本不可以思虑和言说；今以迦叶微笑，走漏了消息，世尊顺水推舟，就把微妙的心法，付与迦叶，以示「以心传心，以心印心」，显出心教不必多动脑筋，只在会心的微笑，便可和盘托出，要比言说的教法来得殊胜多多了。

3. 梵网经明心地宝戒

佛法分解行二门，解在教法，行在戒律。戒律有小乘戒与大乘戒，小乘戒崇重仪表，大乘戒则重心地，只要心地的动机正大，虽有错作而不犯。如梵网菩萨戒经说：「此金刚王光明心地宝戒，是佛性之种子，菩萨之根本，诸佛之本源」。这显明大乘的菩萨戒重仪式，更重心地，心地正大光明，便是无价的宝戒。大乘重发菩提心，在身口意三业中，注重意业清净为最胜，与小乘声闻戒侧重身口的形式与威仪，作法稍异，意趣亦有不同。

4. 遗教经的制心一处

佛陀在遗教经中训诫门徒，对学佛基本的修养方法，作语重心长的恳切开示，嘱咐弟子，修行须

先制心，能控制虚妄攀缘的意识，对染爱的欲境不会蠢动，使五根不追逐六尘，定力把持，便不犯罪。如牧牛之人（比丘），执杖视之（观法控制），这牛（妄意）便不会侵犯他人田中的苗稼（善法）。所以能控制向外攀缘的意根，则五根也不会追逐五尘的染境去犯戒法。这好比擒贼先擒王，贼头捉住，贼子无主，便如树倒猢猻散了。故经中说：「制之（心）一处，无事不办」。这对于心教，可说是最精辟的说法，最精彩的教诫。

5. 尼提经的以心为贵

世间法，以金钱财宝为最宝贵；佛法不同世法，是以用心之善为最宝贵。从前优婆离和尼提，皆从首陀罗的贱族出身，自惭形秽姓贱，不敢出家。尤其尼提是一个作清道夫的担粪佬。一日正在街路担粪，远见佛来，心生恭敬，急走欲避，谁知走得太快，粪桶碰到树头，倒得淋漓满地，粪污四溅，适佛行至，心生惭愧，跪哭不起。佛知其意，抚慰而问：为何哭泣不起？尼提说：我见佛来，担粪急避以表敬仰，不料误碰树头，粪污四溅，反污圣体，惭愧无地，因而感泣！佛说：大地皆污，何处有净？「欲得净土，必先净心，内心净则一切外地皆净矣」。又问：「汝有佛缘，何不出家」？尼提谓：「所见随佛出家者，都是贵族中人；我是首陀罗贱族，何有资格出家」？佛谓：「世人以财富名位为贵，我佛法中以心地善良为贵，汝心善良，即可出家，不论族姓尊卑，皆可学佛成佛」。尼提闻之，不禁大喜过望，不久出家，亦证道果。这以心为贵，亦是尊重心教的宝箴。

6. 诸律部的责心为忏

佛教是忏悔主义，每日晚课跪诵八十八佛，即是每天的业障，每天把它忏除清淨，好似每天的债务，每天清结，不好堆积起来，太多变成了糊涂账，就难清算了。佛教的修行，主张「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」，即是不怕你有过失，有糊涂账，只怕你不肯认错，不肯忏悔算清。梵网戒经说：「自知有罪当忏悔，忏悔者，得安乐，不忏悔，罪益深」。

忏悔有「理忏」与「事忏」：理忏亦名无生忏，即正心端坐，观理无生，其性本空，与空理相应，一切业障，皆溶化於空中。经云「若欲忏悔者，端坐念实相，众罪如霜露，慧日能消溶」。事忏，有「作法忏」与「取相忏」二种：作法忏是向佛前痛陈过错，披诚忏悔，依法而修，戒愆即灭。取相忏是於静定中运心作观，观佛相好，或观想念佛，苦工夫得力，见佛来摩顶，或见佛光，见香、见花、见像等瑞相现前，证明罪愆渐减；否则罪业未灭，不见瑞相，仍须披肝沥胆，惭愧礼敬至痛哭流涕、流血，终见瑞相证明，则罪灭福生，大乘无作体，还复清淨，功德不可思议。

忏悔亦名忏摩，义为「忍恕」，即自己犯罪，捍劳忍苦、礼敬圣贤，忏悔求恕。而在律部中诸种忏悔，皆重「责心忏」，即痛责自心，为何要造重罪！如此愚痴无知，或明知故犯，皆因自己功夫不够，定力不坚，随境而转，把握不住，铸成大错；现在无法解脱，只有求佛慈悲、哀怜、饶恕此无耻之人，罪灭福生，重作新人！所以「责心忏」在各种忏法中都需要用到的，能责心，才是真心诚心地改过忏悔，才能忏尽一切罪业，重得佛法中的一切福利与法乐！

佛陀慈悲具足，老婆心切、循循善诱，方便教诫，启迪後学，演绎之则法门有八万四千；但归纳言之，不出这言教、身教、心教的三种教诫。但在许多经论中，并未看到把这三教明显地列在一起，故今特为连贯标出，一目了然，藉以自勉勉人，多起作用！尤望初机学佛者三致其意，不忘佛陀对我们殷勤的教诫与启导！